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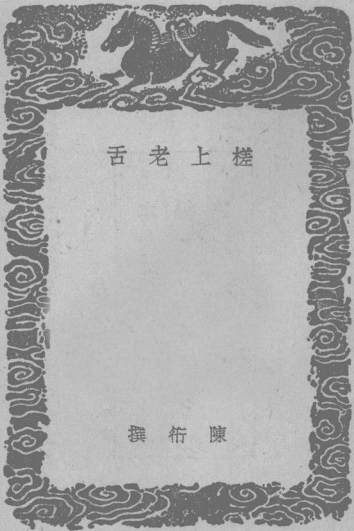
餘槎

菴上

雜老

錄舌





槎 上 老 舌

陳 衍 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樣上老舌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槎上老舌

閩中陳衍撰

衍往歲好於燈下與客談。擇而筆之。曰：籌燈碎語。後得古木根一座。形如槎。踞其上。則又與客談。客意怠。藐藐然聽之矣。嫡孫年十二。差能作文。而善問。試語之。若解若不解。但視對客時。則體愈舒而口愈滑。退而亦筆焉。以教孫也。題曰：老舌。願子亦將老耳。將老則多憂。藉談以發洩之。將老則憶往事。藉談以更張之。將老則健忘。故有所談。亦隨談而隨錄之。雖然。日月逝矣。吾猶存乎否也。

九六

易之六爻。數用九六。先儒皆以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君子欲抑陰而扶陽。故陽則用極數。而陰但取中焉。予按陰陽。天道也。豈人所能進退。每思天地之數。曰一。曰二。曰三四五焉。止矣。至於六。則各有配合。非正數也。作易者。用生數。不用成數。以生。則無窮盡也。故有參天兩地之說。曰參天。一三五是矣。曰兩地。二四是矣。一三與五爲九。而二與四爲六。此九六之義也乎。如先儒言。恐非本旨矣。

高春

日經於泉隅。是爲高春。頓於連石。是爲下春。此淮南鴻烈中語也。唐詩。隔谿遙見夕陽春。又。空齋不語坐高春。皆本於此。

無傳之事

古事無傳於後者。有數種。劍法、嘯、砭、舞、彈碁。然至大而不可不傳者。爲音樂。至腐而不必傳者。爲尸祭。

風聞

臺省得風聞言事。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又晉書顧和對王導曰。明公寧史網漏吞舟。何忍探風聞以察察爲政。此風聞二字原始。

卜

卜筮。聖人以決大事。然亦所以垂教。夫人知凶之當避。則凶德不可爲矣。知吉之當趨。則吉事不可不爲矣。如師曠季札。卜以音樂。子游子夏。卜以威儀。益見理數之相關夫。

無心

以己之無心。使物無心。道家清虛之說也。以物之無心。爲己無心。佛氏廣大之說也。

未濟

卦終於未濟者。以事無終窮。而道之無盡也。微旨遠矣。

占候別解

從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故水旱、寇盜、奸臣、鄙夫。猶未足爲敗亡之徵。惟草澤中多冤毒英賢。是將爲楚材。晉用之兆。最可慮者。故歷代鼎沸之世。必多奇人。善觀人事者。於此可想。

墓誌之始

昔有盜發比干墓得一銅盤其銘曰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此墓誌之始乎孔子之喪公西赤誌之子張之喪公明儀誌之

陰陽至變

勾容縣半陽湖其水同一壑也而半冷半熱又皆有魚魚交入則死此予所目擊者又聞崇寧有井大石蓋之蓋上開二竅一汲一染一汲以造餲反用輒無成造物萬殊之妙乃若是

清平調

太白乘醉應詔倉卒對御作詩便協宮商卽被管絃此千古奇才且以楊妃比飛燕居然納牖又視貴璫如阜役然非浩氣蓋世者不能故善讀清平調者當知樂律之工豈徒詩而已如以詩而已其句固不甚妙也善觀太白者當知英傑之雄豈徒詩人而已如以詩人而已其人亦何足貴也太白有友某死自負其骨走數千里歸葬胸中一團道義宜乎其能忘勢矣

一飯不忘君

子美忠憤大半是熱中蓋獻賦得官原非清高之士一經淪落難免汲汲耳視青蓮於納陛之前敷陳諷諫者不同

陸玩鄭紫

唐陸玩拜司空曰。以我爲司空。天下無人矣。鄭絳拜相曰。歎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然自二公之後。遂不聞此德音。豈在位者皆皇變。吾斯真足以自信耶。

蜀道難

蜀道難題。梁張暉所作也。李白因而續和。白少年時。獻詩於賀監。已有此篇矣。時嚴武未作西川節度也。古人賦咏。豈必便有所指。後人附會其說。過矣。

佛法

龐居士云。一切空諸所有。謹無實諸所無。二十七祖云。入息不居空界。出息不涉衆緣。生死所不能制。鬼神所不能窺。達磨云。將心來與汝安。以上諸語。皆直截明徹。真實妙諦。該括三藏。豈後世棒喝惡套。

曲譜立名

製曲者。當其宮徵既協。隨事觸境。各立一名。今謂之曲牌名。以爲辨別。備遺忘也。唐楊妃壽日。製樂尙未有名。東川貢荔枝。適至。遂名其曲爲荔枝香。他如菩薩蠻。望江南。皆卽此類。別無意義也。然古人皆有其聲。方譜以辭。非以辭爲聲者。白樂天詩云。繇來能事各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是一人創聲。一人創辭。兩者俱知音。故能成其歌曲。

五音所屬

聲音之分別。皆起於唇、喉、齒、舌。如商之屬齒。角之屬喉。徵之屬舌。羽之屬唇。宮之統四音而居中。隨人隨

地試一調之無少差謬孰謂其可以意爲增減哉人惟未之學未之思耳

鄉先輩素絲

永樂乙未會元洪公英以都御史還家有十摺士紳疑皆輻重也相戒不與通後公知之微咲令取几案盡開諸笥乃圖籍耳於是出圖籍案上置十摺空楨於案下時屋淺狹門外人咸共窺探士紳方往來如初嗟夫以此觀之彼日不但洪公一人清介閩郡風尚俱可知矣清則儉儉則不奪閩里生當其時何幸哉何幸哉

文體繁簡

文章繁簡有體而調度自古爲難試以史記二篇觀之秦本紀繆公亡馬事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人按三百人食馬多少下文又曰吏逐得欲法之按多少吏士一時盡擒三百人作史者若備載馬數人數文法癡重矣不備載又無稽繁簡之體當若之何凡此卽謂之簡而脫略可也蕭相國世家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言獸矣又言兔何也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曷不曰賜何劍履上殿言令又言賜凡此卽謂之繁而重複可也嗚呼難哉

平仄

上聲二仄去聲三仄入聲四仄

補衡

正平誕妄喜事人耳。非真學術也。觀鸚鵡賦可見。賦中許多憔悴乞憐。而卒不免。當日鼓吏豪邁之氣安往耶。魏武最忌才。獨肯置正平於敵國。亦真知其無實用者。

龍雀

其狀鳳頭龍尾。身備五色。一名飛廉。漢以銅鑄其像。以飾宮殿。古賦。天馬半漢。龍雀蟠蜿是也。姚秦。元魏。又以飾兵。故刀亦名龍雀。

圮上偶見陳眉公詩。五更常失圮橋期之句。是誤圮作已音。因記之。

楚人謂橋曰圮。子房授書圮上。圮音怡。卽橋也。則旣言圮矣。何得又言橋。字訛。并其義亦訛。文人忽略處也。

大率

凡大都大約。大率皆數學中語。率音類。然率更之率。則音律。將率之率。則音帥。

舉案

案。有足之檠也。古人席地所用。或對王弼州云。孟光齊眉之舉。不無重大難勝。弼州曰。孟光力舉石臼。何難一案。皆疑是今之几案矣。又古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設若今之几案。安有許大之玉乎。

周髀

此歷家算法。髀股也。周髀猶言勾股。九數惟勾股最精。橫曰勾。直曰股。

馬

書名卷册也。真誥以卷爲馬。音周字書又加一畫爲馬。音鳩未知就是。

五老榜

唐昭宗賜陳光問、曹松、王希羽、鄭希顏、劉象等五人及第，號爲五老榜。蓋光問年六十九，松年五十四，希羽年七十三，希顏年五十九，象年七十也。內惟曹松、劉象有詩傳後。

秦善用人

凡有功於秦者，皆列國之遺才也。公孫鞅、范雎、張儀、魏冉，皆魏人；百里奚、虞人；樓緩、趙人；李斯、楚人。當時不問形勢之強弱，足知列國之君不能收攬英才，非秦敵手矣。然獨無齊人，何也？此齊所以有東帝之稱歟。

坤爻之變

坤卦文言：坤至柔而動也剛。按坤之爲動，就其爻之變者言也。諸家解說，專於坤德上發明，轉覺糊塗。觀其在初爲復，在二爲師，在三爲謙，自是以往，無非剛者。若但以柔能生剛，則陰陽至理，原自如是，固不待贅。

縣名魚復

川水至魚復之江爲上流。凡魚入川者至此，卽不能逆游而上，必復卻游，故謂魚復。而縣之所由名也。

能始先生以對烏傷。

集大成

古樂一變爲一成，然必九變而後樂終。至九成皆畢，謂之大成。孔子之謂集大成，蓋集衆樂之大成，非但一樂之大成也。

烏號之弓

柘枝之勁者，烏栖而亞之，及烏飛起，其枝倒拂而仰，彈烏，烏爲之號。古之善弓，取其材，又命名以識焉。

五軍嚴密

祖制五府軍數，外人不得預聞，惟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尙書鄺野向恭順侯吳某索名冊稽考，吳按例上聞，鄺惶懼疏謝，然則掛名竄籍之輩，何從而察之。東直門外二十馬房，每房以太監三人收掌，其馬數亦不許外廷會計。

綱目

綱目中，文法遠遜資治，向屬可疑。近見丹鉛總錄，乃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非文公手筆也。文章信有階級矣。

詩注好用何字

遺臻于術，不瑕有害。舊注瑕玷也。若曰：雖無有玷，得無有害乎？朱子改作瑕，何也？假以溢我，舊注假大也。

於義甚順。朱子又改作假何也。此衢州葉公秉敬曾爲余言。公藏書萬卷。皆手自較讎。未嘗一刻他及。

枝梧

大柱曰枝。小柱曰梧。相倚以成屋者。

揚雄韓愈

二公不過文人。班馬之流亞也。宋以子雲配享廟庭。以退之比孟子。皆千古不平事。

數必前定

孟子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設教之言也。其實不盡然。舜之蒼梧。文之羨里。孔之陳蔡。之匡。豈其德不足勝災乎。故曰。聖賢亦莫逃乎數。

先輩風流

何大復在京師。每宴會。聞宦途俗談。及鄙務瑣語。輒閉目終席。不復款接。一日偶病脾。適公事同寅會食。何令隸人持圓桶於酒筵之旁。坐其上。手一編。若無人也者。孫太初一日預羣公宴集。衣領上虱墮。因索湯浴於堂上。竟席短衫不復冠裳。吟諷自如。曹能始任四川參政。必於公館中另說几案。隸人置書几上。三司諸公咸在。先生但對衆一揖。卽就几披閱。文人風義自賞若此。亦惟其時人心尙古。虛懷服善。遂得相安。故三君不至如宋之歐蘇得謗得禍也。若今日雖有才士。敢于庸衆之前一掉頭耶。

亭午

梁元帝纂要。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然亭午人所常用。映則鮮見。惟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一句耳。

景龍觀鐘銘。楊本林異稱所藏。

原夫一氣凝真。含紫虛而構極。三清韞秘。控碧落而崇因。雖大道無爲。濟物歸於善貸。而妙門有教。滅咎在於希聲。景龍觀者。中宗孝和皇帝之所造也。曾城寫質。闕苑圖形。但名在壽林。而韻沈鐘籥。朕翹情八素。結想九原。命彼鼓延。鑄斯無射。考虞倕之懿法。得晉曠之宏規。廣召鯨工。遠徵髡匠。邪谿集寶。麗壑收珍。警風雨之晨節。昏明之役。飛廉扇炭。屏翳營爐。鸞鶴呈姿。蹲熊發狀。角而不震。侈而克揚。庶其曉散靈音。鎮入鷄鸞之殿。夕騰仙韻。恆流雉鷓之聞。龔俗聽而咸痊。迷方聞而永悟。洪鈞式啓。寶字攸鑄。銘曰。紫宸御歷。青元樹因。傾巖集寶。竭府收珍。杜瓊律應。張永規陳。形包九乳。儀超萬鈞。上資七廟。傍延兆人。風嚴調急。霜重音新。自茲千載。從今億春。縣玉京而薦福。侶銅史而司晨。景雲二年。太歲辛亥。金九月癸酉。金朔一十五日。丁亥土鑄成。以上文體整麗。用事如壽林。八素。鼓延。邪谿。屏翳。青元。杜瓊。張永。九乳等字。皆不知所出。安得起楊升菴。胡元瑞二公於九原。拜而問之。如衍淺陋。真堪媿死。

六書

一象形。日月之類。二指事。上下之類。三諧聲。江河之類。以形事意而取聲相成也。四會意。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之類。五轉注。轉音以注。因爲別字。老壽考考之類。六假借。彙言成字。借爲別用。能朋之類。按此雖小

學不可不知。朱子與楊元範書云：字書音韻，是經中一事。此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意，甚害事也。觀晦翁此言，則字學亦非細務矣。

小奸熟套

竊聖賢餘瀝以市名，奪他人所有以市恩，親朋之物必攘，湖海之交必牢，語言句句理義，衾影事事慚惶，無限精神，只博得勢利中牙儉而已，可憫也。

文士致貧之道有十

一、讀書必博，不得不廣購異帙；二、聲氣所及，不得不濫交同人；三、專精經史，豈計米鹽；四、筆研紙墨，綺牕業几，難容粗惡；五、厭惡俗子，無由知致富之術；六、書冊之外，凡圖畫、彝鼎、花卉，皆其性靈所近，不無旁及；七、自古錦心繡口之士，必多屬情，偶爾蹀躞，使自多費；八、聘懷遊目，歷覽山川，舟車樽俎，安能寂寞；九、天下之利，盡入權豪，阿媚曳裾，寸心不屑；十日夕與聖賢相對，性必嫉惡，筆舌之間，難免構杌，獲罪破家，勢所必至，以上十種，雖欲不貧，不可得也。然視盲目聾耳而擁巨貲者，亦如單棲黃鸝，下囓羣豕耳。

少正

少正卯者，其人名卯，而官少正也。當時魯與鄭皆有少正之官，列於卿，故子產亦稱少正。

鄧禹馬武

漢世祖嘗與功臣諸侯王讌語，從容言曰：諸公不遭際風雲，爵祿何所至乎？鄧禹曰：當得文學博士，帝以

功曹許之。馬武曰：「當守尉督盜賊，帝以亭長許之。夫寸具如二君者，不遇知己，官位僅僅博士亭長，且不可必得。然則時運不偶，埋沒多少英傑，甚至凍餒蓬蒿中者，不勝數也。然鄧禹幸爲功曹矣，馬武幸爲亭長矣，而官三公卿相大司馬者，是何等人也。嗟夫！」

萬萬差別

萬字、音墨，有姓萬俟者，乃得用之。以外無義可據，今通作萬。本起於晉人尺牘，其實非也。

宋儒韜略議論

孔子沐浴而朝，以討陳恆，其微意欲以桓文之事張魯也。朱子謂當先發後聞，夫子於時安得有兵權，而能先發耶？城濮之役，晉文功在天下，胡文定謂不宜用詐，以楚之強，王室岌岌乎其殆矣，危而復安，安問其兵之詐否也。宋儒韜略議論，真可笑。

星命

日者以干支定人禍福，起於唐兵部員外李子平。然干支生尅之外，又有微妙難言者。吾鄉先輩按察使王公應時，年月日時皆屬火，於法不當貴，有精此術者，疑其生於江海之上。公曰：「時雨潦方漲，大水入屋，母夫人架板於水而生耳。」蓋干支雖極燥，而適逢大地真水，足以相制，反爲顯貴。又陳公紀官僉都御史，與一水夫八字皆同。一日者研推兼旬，方請曰：「公生時常在星斗之下，不然弗貴。」驗之果然。太夫人婉公，倉皇露處於園圃中也。以此觀之，干支卽甚靈，又有別解矣。聞之林道望云。

京兆

數目十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故王者所都爲京兆。言聚人之衆也。

廉士未仁

子曰。爵祿可辭也。中庸不可能也。穀梁曰。輕千乘。則可矣。蹈道。則未也。然則廉潔二字。豈足盡君子生平。况夫并廉潔而喪之耶。

婦人不用表德

伯仲叔季。古之行第。不但男子。婦人亦有之。如孟姜。季姜。伯姬。叔姬之類。蓋婦人不用表德。故但以姓繫於行第。然亦有繫於諡者。齊之宣姜。莊姜。秦之懷嬴。楚之文芊是也。亦有繫於夫之國者。陳之息媯是也。乃古禮。五十而後伯仲。審爾。姬姜諸婦亦老矣。古禮見禮弓。

地名悞讀

予有篝燈碎語。內載誤字一則。近見宋王雱亦作字書悞讀數篇。視予所記。詳略相當。可見古人多犯此病。然雱云。不相知者。彼雖悞讀。不可與言。唯唯而已。噫。蓋避妬也。願人生相知。幾人。盡如雱言。字學永絕矣。唯是古今地名。最不可悞。因尋繹所記。參考王雱與釋適之二書。具於左。以教兒孫。

澗音對許。縣名。瀧水瀧音雙。縣名。汨羅汨一音密。一音博。縣名。群牂音喊歌。郡名。取慮音趙。閩縣名。慮

虜音盧夷縣名。朱提音殊時縣名。盟津音孟津縣名。不其音不箕縣名。繁峙音止縣名。隄爲健音度縣名。都龐音龍縣名。琅邪音耶郡名。令居令音連縣名。先零音連縣名。盱眙音吁怡縣名。方輿音房。

珠縣名。裴縣音非縣名。曲逆音去遇地名。胸臆音羅閩縣名。枹罕音夫謙地名。雍州音雍。雍門同。緜氏音溝縣名。平谷音欲縣名。樂浪音洛耶縣名。莊浪音郎縣名。邯鄲音寒丹縣名。隰州音冀州名。鄆縣音閩。蝮縣音盛。虹縣音絳縣名。贛榆音紺縣名。費縣音祇。郟城音談縣名。單父音單甫縣名。儋州音丹。鄆城音春縣名。射洪音石縣名。鄆城音緝縣名。隆慮音林閩縣名。嚳鄉音聞縣名。新淦音幹縣名。徒縣音斯。整屋音周質縣名。葉縣音攝。涪州音浮。郴州音琛。沐陽音迷縣名。鄆城音晏縣名。醇縣音郭。敦邱音頓縣名。桑乾音干地名。攜李音醉地名。越雋音隴郡名。鄆州音夫。滇南音顯地名。鄆城音運縣名。虜祁音斯地名。萑符音丸蒲地名。姑射音夜山名。罕开音罕堅地名。凸猶音求縣名。惡池音濼沱地名。休屠音朽儲國名。身毒音天竺國名。康居音染國名。于闐音旬國名。澶淵音蟬地名。澠池音勉地名。石埭音代地名。朝鮮音招仙國名。

古人名年代錯綜

馬謖音速。卞壺音壺。音閩。武曌音炤。史籍音宙。王嫫音微。音美。柳玼音駢。李陽音冰。音凝。顯頊音曷。帝嚳音谷。倉頡音素。石碣音鷓。酈食其音異。飢臺音胡。台。郤縠音抽。金日磾音密。低。

伍員員音云亢倉音庚桑周顛顛音嶼姚瑤瑤音蜀于頔頔音礎高穎穎音景非朕非朕万俟禹墨其胤苟或
曠音都吐谷渾突浴魂冒頓曠音都契丹契音乞劉銀銀音敵

人號如甬里甬音律人姓如尉遲尉音鬱稱贊如八廚廚音皮以地爲別號如劉須溪須音口之類亦多悞讀可汗音克寒突厥爲突風洗馬爲洗馬朝請爲朝靜率更爲律更相馬九方歎歎音自卬邱儉卬爲貫似此尤難枚舉韓退之每勸人識字如小說載呂洞賓嘗稱回道人然則唐神仙固不識字矣呂字非兩口回字亦非兩口也宜乎退之有是言也

史通過悞

秦楚敵國也秦滅楚項氏爲復讐非僭盜也劉知幾作史通反譏史記不宜列項於王謂真僞不分知幾斯言過矣成敗論人千古同慨矣夫

古事蹟無考

秦火之後古賢事蹟不可解有八巢許山澤之隱者耳既高尚其志不屑聲名可知也當日棄瓢飲牛在深山窮谷中何人得見便爲之表聞太甲桐宮之放劫之以威乎抑以好言勸駕乎人臣放其君益以兵力去弑奪幾何若但善其辭令太甲何肯甘心拱聽歎然就道耶周太伯逆旅荆吳何由便能端委而君之且太伯既端委矣仲雍何又文身也子畏於匡謂顏必死聖人豈孟浪臆說必有特見矣顏氏以何策又得免於難一日坑長平四十萬彼四十萬之人何以貼然俯首受死楚師圍宋鐵甲長垣飛鳥不度矣

華元何術能登子反之床。周武起兵，諸侯景從，反形盡見，紂都不知不問何耶。越勾踐伐吳，吳之陣堅，乃使罪人三行，自剄於陣前，且致辭焉，以亂吳軍。夫以必死之人而近敵國，雖有所制而不能奔，何又爲之致辭。凡如此類，惜全文脫略，但從其散見者傳述，殊可疑也。

亞惡古字同文

朱蘭岫太史有古玉印，其文周惡夫印，是細柳將軍舊物。惡卽亞字，古通用。亞夫者，次子之別稱也。春秋衛有石惡，楚有郤子惡，皆亞字。公羊悞以石亞爲惡人，然則郤宛亦惡人乎。

獸交曰定

宋人之歌曰：既定爾婁豬，定北人方言讀作訂，然南子之淫於宋朝也。衛侯實召朝，與夫人會於洮，以及亂，此亦人情之不可解者矣。乃定字雖方言實有理，蓋牝獸懷春則狂，得雄而定，故曰定。

古人兵器各別

古之兵器如戈、鉞、稍等，今皆不知其制，無論曉其法。吳王僚之宴於公子光，從者夾之以鉞，尋以鉞殺專諸。然則鉞又不知何狀，其名僅見於此，稍卽槩矛屬也。而劉宋折樹稍圍及三尺，又若可擊而不可刺者。

官印定制

漢晉官印每隨人更鑄，不相沿襲，故本官薨逝，可以印爲殉。余所見將軍太守都尉等章數十方，其文強半急就，蓋前官既去，又續刻以付後官，多臨時卒辦者也。至桓元輔政，孔琳之爲西閣祭酒，始上疏不聽。

更鑄於是官雖去而印存遂爲歷代定制琳之字彥琳別有裁減喪禮一疏亦裨益世風尙可尋繹見南史本傳

元士受地視子男

周禮天子八十一元士據孟子言子男地方五十里矣而王畿又僅千里也以千里王畿何處另得四千里之餘地以授元士况其上更有卿大夫耶或曰無其地而予以地內所出之祿然祿願之自君乎抑取之於民乎以意度之抑周多攝官元士名雖八十一其實無也又以意度之子男五十里之所入有朝聘征伐百官饗殮諸費計國君俸祿不過十分之一耳元士采邑亦第如國君自奉之祿焉非真以五十里計畝而予之也此余培曾維久制藝大意若是可謂獨破千古矣維久時年僅十有五凡文字多奇創此其一也

願力

釋迦欲百千萬劫人皆證無生孔子欲四海九州人皆老安少懷非聖人不能作此想頭故謂之力雖聖人不能成此事業故謂之願或曰子貢求博施濟衆孔子不許之自己卻言老安少懷子貢是言仁孔子是言志子貢從外面施行孔子從內中發現境地自然不同

宋朝家法

先儒咸言宋朝家法獨美於前代然太宗殺太祖之子孫高宗忌欽宗之返國光宗不執孝宗之喪如此

尙謂之家法乎。但是多賢后耳。然垂簾非美事也。大抵古來帝王。恆多慚德。不獨帝王也。人家遇鼎盛。父子兄弟皆登尊顯者。乃閨門之內多失雍穆。甚至角弓牆茨。或不可言。反不若簞瓠老腐。猶能飭邊幅。嚴帷幃。骨肉肅而和也。抑佛氏所謂缺陷世界乎。

管子

子書什九僞作。管子亦僞也。但奇奧非東漢以後人筆。管仲先桓公卒。書中小稱篇。乃載桓公身後之事。其僞而不及簡點者也。史記管仲傳。并無著書立言之語。

劉向陳咸

馮唐老於郎署。自昔指爲口實。然劉向陳咸。皆年八十爲郎。公孫宏八十爲相。趙充國七十爲將軍。尤不足異矣。

銘體非詩

世之美韓昌黎者。皆謂其序文如書。銘如詩。然序如書可矣。銘如詩。不徒不知詩。且不知銘矣。蓋詩無論古與律。皆以音爲主。音不協。語意雖妙。無益也。銘卽叶韻。不必叶音。其體與詩迥別。豈得混爲一塗。此後人不善觀昌黎處也。顧詩之音。亦難言矣。釋氏以通禪爲大悟。以通音爲小悟。旨哉其說。

非劉氏不王

漢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語不爲當日功臣而發。爲諸呂也。後世不王元勛。輒指爲口實。

悞矣。

古人名失考

楊王孫探詳者名貴見西京雜記文翁化蜀者名黨翁其姓也見張崇文歷代小誌壺關三老姓令狐名茂見漢紀

地氣

地氣激而成風鬱而成霧皆陽火不及舒洩抑之而後伸也風烈則地中常凌冬不暖霧盛則河冰徹底之凍亦解蓋氣畢升在外而內自虛矣

虛費

光祿無名供億歲百萬計然不可裁革正德出劉忠宣公會言及後來肅州之戍遭際酷烈禍端在此

羅念菴

江右羅公洪先大魁時方弱冠外舅大理寺卿某往賀之曰可喜幹此大事先生面赤答曰丈夫大事何限此三年中一人耳是日袖升米入蕭寺同黃孝廉聯榻講學遂忘歸余嘗收得先生與馬恭敏手札謝扁額事蠅頭細字寫一名帖即於名帖上作書并及地方水滂災傷縷縷盡五幅而止始末小楷無一筆少懈怠恭敏時官江西布政使先生從翰林予告過家也余又收西室王公穀祥一帖時爲吏部選郎其字視羅更小楷法鮮妍僅尺幅而書中語意鄭重亦即在名帖之上無有副啓

韻字數

廣韻共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視沈韻多一萬六百七十四字。韻字雖收羅無遺漏。而音不及隱侯之嚴且正也。宋儒楊誠齋云。無事當看韻書。朱晦菴則謂是六經中要務。其反切則起於魏孫炎。四聲切韻則起於劉宋周顒。皆不可不知者。

收拾人才

爲政極大功業。無過收拾人才。子產用之於鄭。管仲不能用之於齊。孔明用之於蜀。蕭何不能用之於漢。狄梁公用之再造李唐。張德遠不能用之恢復南宋。非當時無人。無休休者耳。

經術奇症

楊雄規模周易。王通效顰論語。王介甫非春秋。歐陽文忠毀繫辭。朱文公不用子夏詩序。柳柳州厭薄國語。蘇玉局詆史記。皆不可曉也。

逆旅嘉言

時者難得而易失。此逆旅人語也。太公望用之以息營邱之爭。夫以金匱之略。白旄之功。猶不棄芻蕘。如此。彼瑣瑣者敢剛復乎。

忍情生於習見

獸之有功於人。莫如牛。殺牛而不忍者。恆有之矣。蟲之有功於人。則莫如蠶。衣絲者。毫無動念於抽蠶之

慘何也。

文法

古人之文。但從事理剖析明白。議論序事。一縱一操。而法度自在其中。如白雲飛空。卷舒濃淡。何心造作。秦漢之間是也。後世先立法度。然後鋪張。如布機軸。而識絲泉。規矩雖可觀。而神氣不揚。隋唐之間是也。異日則不知有法度矣。既無法度。并失事理。如乍富人設九賓之筵。亭榭什物。伎樂皆具。但儀舉與位置差耳。此李獻吉所謂慚惶浩歎者也。嘗疑後人不能造古人者。有三大事。治樂也。用兵也。作文也。

返璧

返璧乃晉公子儂負驕事。今多認作蘭相如。非也。

權酤

征稅之法。什一之外。惟權酤爲最善。且有三利。農不種秫。則黍麥多收。一利也。爭訐作亂之端。恆起於釀。狂今者有制。則細民得免廢業。君子亦不至敗度。二利也。糧餉增加。人或愁苦。酒價雖貴。無損良民。三利也。竊意每大縣官釀酒戶。限二十所。小縣限十所。散布鄉邑間。戶部依鹽法。給引與之。有引者爲官戶。一戶大略年稅百金。無引者爲私釀。私釀全產籍沒。如是行之一年。惟正之供。亦不貲爾。蓋在釀人。不過略昂其價。使是輸納之數。而嗜酒人。卽於十千之內。稍爲充拓。亦所甘心。况一縣市戶。既有定額。則釀者無俟龍斷。而沽者勢不他之。此視漢唐宋舊例。雖加詳密。亦最簡便矣。夫古人酒稅茶稅。不厭其嚴者。以茶

酒之用。皆是中戶以上之家。非比布帛黍菽。殃及細民也。草野妄談。或當於會計否。酷字上獲切。今皆讀作沽。非是。

仕宦不止車生耳

車耳。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見古今注。蓋古制官尊貴。則車上施重較。重較在輻之兩頭。形如牛角。仕宦不止。猶言善宦也。

性善

有性善。有性不善。此言性最真切者。孟子直指性善。乃立教之意耳。宋司馬溫公。亦以告子之言爲是。且曰。性如地。善如五穀。惡如莠。地能生穀。亦能生莠。君子當除莠以養穀而已。解釋詳盡。無可疑矣。

身體勞逸

細人最勞是足。無刻或停。貴人最勞是目。亦無刻或停。惟鼻則無分貴賤。爲中氣出入之官。然目與足勞於晝。而逸於夜。鼻則無晝夜之兩分矣。據人一身。原無自在之天賦。况世間之事。可怠遑哉。

以身喻國

治國如治身。兵刑。其手足也。財賦。其齒舌也。禮度。其耳目也。人心有一息不用。其手足齒舌耳目者乎。六者一息不用。或用不合宜。必生疾蠹。然則國之疾蠹。亦從可見矣。客曰。眉髮何似。曰。此文章也。亦治國之不可少。

分定

尉遲恭金銀冥司爲之稽守。張說緡錢。冥司爲之鼓鑄。李德裕食羊。冥司爲之備辦。人生信有分定。然爲冥司者不亦勞乎。爲此言者。所以消世俗之貪癡也。

月令錯謬

周官無太尉。漢乃有之。月令乃曰。孟夏令太尉贊俊傑。此一錯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上春者。建寅之月。用夏正也。月令乃曰。孟冬命太史釁龜策。此又錯也。昔云禮記。強半秦漢人筆。卽此是矣。

許由陶潛

千古熱腸赤心人。託之懶惰者。許由與陶潛耳。許由不喜唐虞之易代而棄瓢。陶潛不忍劉晉之改王而絕絃。一段無聊情景。視痛哭狂歌。百倍其苦也。

塑法通於作文

塑像之法。鼻不厭其大。而後可減也。目不厭其小。而後可增也。文字立格。如斯而已矣。

樂器

磬、石器。其形斗折。今人指方響。編鐘。皆爲磬。且佛院銅鉢。亦爲磬矣。至於箏、箏、篋、篋之屬。益多混亂。而胡琴、阮咸。渾不似。則皆漢晉時物。非古也。笙以匏其腹。插管而加簧焉。簫形扁而長如鳳。亦插管而不加簧。故曰匏笙。曰鳳簫。

盈虛

銖銖而較之。至兩必差。此古語也。兩孟過水。必有耗折。此時語也。天地消息之數。可見矣。

陳蕃下榻之賓

下榻不止徐孺。樂安郡周璆亦其一也。璆字孟玉。臨濟人。寓樂安。

軍中一物兩用

車爲城。帳幄爲屋。楯爲臥具。鑼爲洗。刁斗爲炊。盜爲白。

結纓

子路問死。問事鬼神。心胸透徹矣。夫子告以知生事人。便是下手工夫。他日結纓定力。實本於此。噫。非深造自得。可易言哉。朝聞道。夕死可矣。此之謂也。

出入法讀書

宋陳善云。讀書當知出入法。見得親切。知作者用心。此是入法。用得透脫。不死其言下。此是出法。此黃卷中一帖仙方也。見捫風新語。

詩文琢語

詩以排偶致工。三百篇楊柳依依。雨雪霏霏等句是也。文以錯綜爲妙。康誥如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如汝封。春秋隕石於宋五。是日六鶴退飛等句是也。或曰。下如汝封爲衍文。謬矣。

工拙

詩文工拙二字難言久矣。其要大率以虛字活句幹旋。則入目易佳。以實字板腔填積。則成章亦拙。曾聞蘇文忠見諸子課業。凡虛字少實字多者。必塗抹擲還。

耳目

人身神明寄於耳目。顧目之用短。對面隔紙。則五色不分。其形露在外也。耳之用長。雖重山數里。猶聞鐘鼓。其形藏在內也。故外露則有盡。內藏則無窮。

棲俎

北人置菜於樹。以風受日。蓋欲乾之。而不與其違。乾其名爲棲俎。詩云。如彼棲俎。是也。法甚良。名亦巧妙。朱子注爲水上浮草。則索然矣。

生前之諡

周公謂魯公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當日成王尙在。安得未死。使有諡耶。伍子胥謂楚使者曰。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楚子亦不應未死。卽諡爲平。凡古書此等皆後人僞筆添入。決非原文。

人和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千古治國要領。不但用兵。蓋和則紀綱肅。賞罰明。燥溼調。憂樂

共君臣腹心手足。非徒煦煦之謂也。夫豈盡將天時地利抹殺。但有歸重耳。

奇捷

唐羊偏。薛萬徹。皆垂袖登壁。縱橫五六丈。如躡梯。柴壁飛散步。上磚城。如履平地。又投手以兩足指緣。佛殿柱至簷所。宋權武倒投入井。將及泉矣。復倒躍而出。此等材武。雖猿猴鷹隼。不能比也。

異名器物

器物多有別名。如筆曰昌化。琴曰文鶴之類。皆出小說。有似新奇。而實猥鄙。若取用之。令人面赤。卽拾遺。虞初等書。非不可觀。然以其故實入詩文。決非大作家矣。是亦不可不謹。

五馬

太守五馬。出漢官儀。古乘駟馬。太守則增一馬。然漢之太守。如今開府。節制幅員。不止一郡。

官名地名不宜用古制擅易

宋范文正嘗爲人作墓誌。以示尹師魯。內有以轉運使爲部刺史。以知州爲太守。師魯皆爲改正。謂當時官名不宜用古之位號。啓後世之疑。本朝楊君謙禮部。見蘇州府志。題曰姑蘇志。大詬揮去。二公之意。蓋以一代制度定名。所以垂信。不可妄求脫俗。反失遵王之義也。

賦韻

古賦隨意押韻。但令宮商協而已。宋以賦取士。於是以一平一仄。交互相疊爲式。每賦八韻。蓋四平韻。四

仄韻也。詞句鏗鏘，瑯然可聽矣。若杜牧之阿房宮，楊敬之華山，蘇子瞻前後赤壁，偶爾寄興，非其例也。

唐科目

唐取士有六十三科。如志烈秋霜科、幽素科、嫉惡科、王霸科，亦屬可笑。元稹、白居易皆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張九齡應才堪經邦科。又應道伴伊呂科。顏真卿應文詞秀逸科。其餘則無聞於後者。

忍性濟事

里冕須盜亡公子之貨而逃，文公返國而與驂乘，於是國人之疑者皆服。晉用是霸，雍齒、劉季之深讐，帝卽位先封雍齒。於是沙中無偶語。天下大定，薛萬均、萬徹、魏徵皆建成太子宮僚，勒兵攻天策府者，文皇盡置左右官之。諸將吏於是無反側。唐祚用長，三君非不念舊惡，直忍之耳。曹瞞智略不在三君之下，獨不能忍，至今人心尙弗予之也。

鴈塔

佛迦葉於達嚧國穿石山爲塔，最下一層形略如鴈，故名鴈塔。唐沙門元奘做其製，立塔於曲江之慈恩寺。張宮本寺中閑遊，戲題同年之名於塔，遂沿爲例。蓋唐時進士每科不過二十人，人少故可題。白太傅詩曲江舊院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其大略也。

名帖引古

書曰：眇眇予末小子，隆萬時有大僚上政府名帖云：眇眇門下晚學生，是亦有所本者歟。

寫景

白太傅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宋陳后山謂是看人富貴詩。非自己富貴者也。后山此語。絕是詩話中藥石。便可悟寫景之法矣。每思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此真富貴人自道也。功名遂。無一欠缺。世上纖塵不入胸中。方能有此一覺佳眠。

唐張祜讀老莊詩

等閑緝綴閒言語。誇向時人喚作詩。昨日偶拈莊老讀。萬尋山上一毫釐。予每見詞人自矜一藝。頓忘天地之大。此詩可以入道矣。

硯

文人用硯。如良將之弓刀。既頃刻不可離。又非低下之材。得充任使。然佳石最難遇。彼滑而拒墨者棄矣。若下墨如鋸。滲而不泛。則墨色皆粗激。入紙無光。又非上品也。向聞端溪下巖。惟純墨。青花二種。然青花。予嘗收得。卻不如意。宋米南宮以唐州葛仙巖。與溫州華嚴寺二處石。在端溪上。而歐陽文忠又以南唐澄泥爲第一。亦各執所見耳。又有紅絲石者。唐人所寶。王建宮詞。延英引對綠衣郎。紅硯宣毫各別床。天子下簾親試問。宮人手裏過茶湯。此紅硯。卽紅絲也。不可得矣。

說文

許氏說文。乃宋太宗時所纂。非原書也。許冲漢安帝建光元年上此書。彼時安得有沈韻。而分爲一東二

冬之目哉。聞古板在吳郡毛家。徐興公目擊爲余言。俟米價善。卽買舟往訪之。

鞠塵

鞠塵古詩多用之。向與林正則考其出處。乃在月令注。月令薦鞠衣於上帝告桑事。注云。如鞠塵色。此鞠塵所自也。然不知其色作何狀。後讀鄭司農周禮注。內司服鞠衣。蓋芽桑色也。桑葉始生。其色在嫩黃嫩綠之間。如塵之在鞠也。古人善下語。一字不苟如此。

女妖男妖

婦人長壽極貴。更事數夫。自古惟夏姬一人。三爲王后。七爲夫人。而使人不之厭。真女妖矣。男子長壽極貴。更事數君。惟馮道一人。五代七姓。身爲輔相。而使人不之疑。真男妖矣。

功業名節

自昔功業之危。莫如寇準。萬一敵未款。而三軍先潰。卽魂魄何安。自昔名節之危。莫如狄仁傑。萬一志未成。而此身先去。雖子孫亦辱。如二公者。成算中之微倖也。

任子

任子曰。火佚焚家。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二語奇奧。君相濟世用人。其功德可論者。卽有墨悞。皆常原宥。不可與庸衆一例。

八蜡

蜡祭田功報養之祭也。其期用臘。一曰先嗇。謂始辨百穀者。二曰司嗇。謂啓嗇事者。三曰百種。謂布百穀之種。四曰先農。五曰郵表。曠之神。郵。田里之亭。表。田畔。曠。畔上可止處。經曰。饗農及郵表曠是也。六曰貓虎。以食狼鼠之害稼者。七曰坊。謂能障水不入。八曰庸。謂能洩水使出。經曰。祭坊與水庸是也。

筆甜

元逸人黃大癡。教人畫法。最忌曰甜。甜者。穠郁而軟熟之謂也。夫爲俗爲腐爲板。凡人皆知之。甜則不但。不之忌。且羣然喜之矣。從大癡拈出。大是妙諦。用是通於草隸。以及文詞。真哲匠之金桴也。

曹孟德格言

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此曹孟德之語也。千古創業。帝王才識器量。豈能舍此數字哉。魏之所以能禪漢也歟。

後世名

太史公青蠅驥尾之喻。憤惋慷慨。使千載而下。尙爲噴血。然亦有不盡然者。孔門詩禮三千。知名多少。孟氏後車百乘。踪跡何在。獻子之友。已忘其三。田衡之客。不存其一。烏在乎附青雲哉。固有數存矣。

國事爲戲

謝元以八千人破苻堅百萬。自是千載奇功。謝安當此危機。從容賭墅。亦千載定力。但不知江左偏安以來。大敵在望。講武之政。安在。直至倥偬之時。僅得八千人。一少年冑子。徼倖成功。是以國事爲戲矣。安石

此段勳名政與寇準相似。宰相平日所幹何事，乃以君上自將，雖偉績亦罪案也。

詩禍

李鄴侯作柳詩云：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楊國忠訴之，明皇謂譏彼。帝曰：賦柳爲卿，豈賦李爲朕耶？後世好以詩文媒孽賢士，亦國忠之流也。雖然，詩亡然後春秋作，夫春秋者亂臣賊子之斧鉞也，乃繼詩而作，則詩之譏刺亦其職矣。安可廢耶？况又莫須有者也。人但不爲楊國忠，自然無譏矣。然無端汗錢人，則可殺也。

馬恭敏遺事

戶部尙書馬公森，精算術，天下糧餉解部，自千萬以至毫忽，但於掌上輪指算之，無或遺失。里中故事，凡九卿官，林下乘明轎出入，公獨蔽幃，蓋以父母之邦，不可行辟人也。姑某老而寡，每三日一謁，見及出必趨，不敢於姑之門登輿。秀才時猶姓裴，後復原姓，有祖塋郊居，當公既貴，仍呼裴五秀才。元旦，坐受公拜立茶而別，以爲常。萬歷癸酉，公老矣，時鄉舉門人某，在棘闈閱卷，欲物色公諸子，公力卻，自矢於天。且江西總兵朱嘉謨，都司賈勇，向皆濟卒也，因公薦拔，至尊顯，迨公歸，二人於玉山驛私致饋金三千兩，且曰：謝政家居，不足爲清德之累，公峻拒，二人泣拜以去。噫！以上數事，雖范文正、司馬溫公，豈能上下哉！然公經術與撥亂之才，尙難枚舉。

令恭變局

晁錯之七國。李訓之宦官。武穆之北討。皆親承人主命令而行者。卽以殺身。此謀臣之大戒也。

林子羽遺句

國朝林鴻子羽詩文。一洗前人纖弱之習。爲開國宗派第一。萬歷初。太守袁公景從。馬參軍用昭。同選十才子詩。雖復精勤。不無挂漏。如人分滄海色。江轉白雲痕。山鐘知遠寺。海月憶貧家。落日扁舟去。秋風萬里心。重關逢雪度。走馬見星移。鄂樹侵吳近。淮流入海長。古柳垂春蔓。沙河急暮流。三軍隨虎竹。萬里度龍沙。古戍冰成壘。春隄雪作花。谿橋寒吐月。驛樹晚藏烟。關雲遮越斷。海雨入吳深。皆五言佳境。何以去之。又七言如雲邊夜犬鳴沙驛。海上寒山出郡城。殘烟野戍聞寒笛。落日楓林見驛梅。南粵雲來螺浦白。東甌天接虎門蒼。蘇小門前人散後。灞陵橋上燕來時。江田未熟晴蕪晚。館樹新涼夕鳥喧。淮邊落木南天盡。江上寒雲北鴈飛。寒山月落青楓晚。野戍霜空白鴈晴。碛碛舊館空江上。遠火人家積雨中。亂山背水孤城晚。獨樹臨關一葉秋。如此蒼辣警策。豈全首精力更有不及之處。亦在所刪何也。蓋作文易。選文難。作者遇倦則勿作。人人能之。選者未免牽強耳。故多疎略害事也。

孔廟

祀典國之大事。至孔廟尤歷代俎豆中最重者。其弟子多失考。何也。邁伯玉友也。公伯寮季氏私人也。與門牆無干。豈可併入。如懸竇字子象。載在家語。檀弓者。反不及焉。而申黨卽申根。琴牢卽琴張。又皆重見。

是亦不可不釐正也。

草木

草木有性而無情。古語也。乃牡丹寂莫則倦。遇笙歌燈火。便復嫣然繁盛。向人。蓮花盡則一葉自近而蔽。日夜則其葉又自遠。以承露。木芙蓉早則白色。午則紅色。玉蘭馬纓。皆晝開而夜合。他如冬筍爲孝子而生。枯荊爲兄弟而榮。儼若人事相關矣。謂之無情不盡然也。爲佛氏言。充類盡義。雖生菜亦不可刈矣。

監軍

三軍司命在主將。又別設監軍者。譏反側與非常也。唐以內監領此職。既驕恣掣肘。又挑選軍中驍勇。盡歸麾下。立信旗。另自屯劄一處。臨戰。休戚都不相關。迨勝則奪級。稍有崎嶇則先逃。阻三軍之志。而惑亂其耳目。最害事也。此弊起於唐之中葉。李德裕上疏。力陳顛末。然不能去。但令每軍千人。聽取十人。以自衛。高拱營中。不得預戰。有功則仍分之。自是無齟齬。每戰皆捷。亦善御監軍之法也。宋李誨亦言。昔唐用兵不利。禍皆起於監軍云。

將帥故智

留敵以自爲。樂毅用之太過。韓信用之不及。故皆以去位殺身。彭樂之走宇文泰。慕容紹宗之縱侯景。則不忠甚矣。烏盡弓藏。人主又當加意。即使其臣如范蠡、張良。亦安在乎爲民上也。

無事可忽

百里奚之牛。金日磾之馬。卜式之羊。陳平之割肉。謝元之置履屐。陶侃之運甓。古人用心不苟。隨事計功。真將相之器也。世間最敗德。無如懶惰。

先兆

天將旦必倏然而昧。火將盡必倏然而炎。大雪將至必先溫。大雨將至必先燥。故木之盛。其華必將枯。人之驕。其志必將滅。列子曰。物不至者。則不返。

殘忍生於利欲

帝王之文學。隋煬帝足矣。帝王之英邁。唐太宗足矣。皆不免於愆德。若曲端殺叔。以行令。車新別姊。以取名。誠怪異其性也。

大事可憐

人之將死也。五臟盡絕。風刀解體。其痛楚窘逼。口不能言處。雖人間刀鋸鼎鑊所難例論。彼時雖有掀天揭地本事。又以堯舜爲父兄。周孔爲子弟。一毫用力不得。何況浮名浮利。及衆生子孫也。故佛氏竭三藏之神通。孔子以朝聞夕死。斬截喚醒。無非爲此一着。人自不解脫耳。宋儒魏了翁。蔡元定。皆談笑隱几而逝。平日豈無所用心哉。亦豈長齋拜佛。度僧禮懺所能了耶。然天竺則不言下手工夫。洙泗則重疊指點。其宏慈一也。

外國識量

雞林能愛重白樂天古詩。繡之弓囊。交趾能醜詆王介甫新法。書之露布。誰謂中國之外無人乎。然白太傅自藏其集於廬山。豈當時如元稹、劉禹錫之外。推重而傳述之者亦寡耶。王荊公初立法時。天下風靡。豈當時如張安道、司馬君實二公。深惡而痛絕之者亦寡耶。是外國之識量。反有特見矣。

出身本末

一言拜相。田千秋也。三語爲掾。阮千里也。雖人主用人不次。而仕宦速化若是。稍有廉隅者。恥之矣。何況其他。

盛衰先兆

衰至便驕。千古名言。不但一人之身。卽一國之舉動。亦微兆不爽。春秋當晉之盛也。鞏之役。范文子卻伯。范叔欒伯。交相讓功。及晉將衰。鐵之役。趙簡子爭鼓音。衛太子爭右。鄭良爭御。交相誇能。夫戰勝同而人心則迥別。晉國之盛衰係焉。可畏哉。

養癰

宋李沆爲相。凡條陳利害封事。悉擲還不覽。謂以此報國。當時去太祖太宗不遠。規制已定。無可更端。倘歷年既久。事變紛紜。宰相亦藉口文靖。庸庸以獲福。是爲養癰矣。故悉弊改絃。車弊易轍。

父子至性

林文恪歸養。每日必冠裳謁文僖視膳。文僖亦冠裳見之。以爲常。宋徐仲車者。日夕與母夫人相見。亦具

袍笏且曰吾於貴人且然况吾母乎二公於家庭間凜然誠敬固足爲孝然去斑衣之天真遠矣禮曰至愛無文

賦乘無常

鵝鴨有翼而身伏咫尺。虺蛇無翼而足躡雲霄。丹朱帝堯之子不有天下。大舜耒耜之人享名萬世。天分之不足恃如此。

漢武隋煬

自古不道之君莫如隋煬。然有二事可嘉。其一道士潘誕上言欲取童男女腦髓合長生藥帝立斬之。其一或云李氏當王勸帝盡滅李姓帝不聽。此二事視漢武以千童男女入海謂獄中有天子氣。凡長安獄無問罪之重輕盡殺之者。差有間矣。

季氏伊尹

春秋魯季孫意如逐昭公出居乾侯。凡經八年。國空無君。意如攝政。且歲具從者衣屨。歸之乾侯。及昭公薨之明年喪還。其弟公子宋始即位。此事大奇。千古所無。夫人臣權力能驅駕其主。尙何顧忌。不弑而篡之耶。設昭公有罪於宗社而被放。意如又一伊尹矣。意如不能謝僭竊之名於後世者。齊晉之君以持之也。

漢之所以強盛

饒時凡有征伐大事。皆集百官議之。議而是者。官雖微。天子可其奏。而三公亦不之拒。形跡渾忘。禍患不作。如賈捐之之罷珠崖。楊雄之許單于降。班勇之伐西域。李固之定交趾。四人皆小官也。後世不論事之大小安危。惟要地一言爲符印。倘有違忤。首領不保矣。至如曹劌李同。尤爲奇偉。乃春秋之時。不必言者。何古賢之能自見也。

鐘鼎

鐘鼎之屬。生以之享。死以之祀。古人所寶。故齊之伐燕。遷其重器。孟氏以爲言。及樂毅破齊。則曰祭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其竹帛炫燿。亦在於此。蓋古人無有異瑤奇珍。以供好尙。愛護之物。惟此而已。其節儉敦樸之風。亦可想見矣。然其勒銘多篆。作一人持戈之像。或列一戟於人之傍。蓋示子孫以武。不欲其柔懦敗度。爲他氏所奪也。意又深遠矣。

本傳

陳恂字子木號餘菴家於嘉興崇禎壬午舉人父別駕憲來染疾需薪蛇禱五晝夜忽楚友鄧攜至人稱孝感早食餼負盛名以萬物一體論見賞於岳司馬元聲婁東雲閒諸賢俱推復社領袖黃漳浦講學大滌山房追隨無少閒甲申變後徐冢宰石麒揭薦以母老辭徵爲浙西四孝廉之一監司郡縣聞名造廬必堅辭年八十九命懸黃漳浦倪文正長箋榻前相對而逝所著有餘菴文集八卷

餘菴雜錄卷上

明 海鹽陳 恂子木著

易感者感也。而象曰以虛受人。未有心不虛而能感者也。恆者久也。而象曰立不易方。未有立不定而能久者也。

易上經終之以坎離。坎離之上。頤與大過。頤有離象。大過有坎象。下經終之以既濟未濟。既濟未濟之上。中孚與小過。中孚有離象。小過有坎象。蓋坎離既未濟。得乾坤之中畫。故先之以大過小過。欲人損過以就中。此聖人序卦之微意也。

屯初九磐桓。桓。亨。郵表也。漢書注云。亨。郵。四角建大木。貫以方板。名曰桓表。縣所治。陳宋閒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卽檀弓所謂桓楹也。震陽木。桓之象也。初居下象磐石之著地。桓木之埋地。屯。萬物始生。爲開治之象。初九。一陽震動。爲開治之主。磐桓者。狀其雄固之象。剛健之才。橫渠以爲磐石。猶言柱石也。

泰卦之義爲通。通者。無所不達之謂。非決而去之之謂也。決則決而非泰矣。內君子而外小人。正欲與之相安。不與之相激。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乃化小人爲君子也。不然。消將妨交矣。六四以其鄰不戒。以孚四爲陰首。近孚于三。則衆陽皆見。四先孚三。則羣陰畢從。交泰靈係。實在于此。宋魏文靖事穆陵。進講

秦卦曰：內君子而外小人爲泰。第在外而心腹是計，不外爲；在內而情意不親，不爲內。此因時納規，聞者歎賞。然分別太露，亦啓小人之疑。

孔明勸先主取劉璋，或疑其非。不知正是伸大義於天下處。劉璋之父焉？漢之賊也。初以益州有天子氣，求領益州，意已可誅。未幾董卓之亂，諸鎮起兵討賊，焉起兵不討賊而據益州？帝使璋諭旨，璋遂留蜀，焉自作乘輿，焉死。璋立是悖逆相承，也不取何待。

朱子不取詩小序於鄭衛之風，多指爲淫奔，人或非之。楊文懿守陳言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詞，焉肯取以自况？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章足矣。何多載若此？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衛曰：美哉，淵而不困，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於鄭雖譏其細，然皆歎其美，未嘗及于淫也。

顧端文之論吳澄許衡，謂魯齋臨終誠子孫，死後勿請諡，但書許某之墓四字足矣。此分明表仕元之非，得已。又分明認仕元爲非，愧恨之意，溢于言表，而草廬居之不疑。若以爲固然者，故魯齋之所自以爲不可，乃吾之所謂可，而草廬之所自以爲可者，乃吾之所謂不可也。高忠憲之論，謂魯齋有用夏之變，故有魯齋之志，與其德則可。若草廬則旣爲宋人，且試鄉校，爲宋貢士矣，卽不死，亦當被髮入山，而奈何其膺程鉅夫之薦也。奈何其受資善大夫之銜，與緘金文綺之贈也。觀顧高之論，寬魯齋而責草廬，學者可知所重矣。

楊文貞公贈曾士榮序云：今年部使者行郡縣，勵新學校，考諸生，經義不治者，罷黜爲吏，而士榮與其遺

中又曰。吏不根儒。或戾于道。儒不達吏。或滯于用。子根儒以治吏。功立而譽顯。吏果不足以辱子也。遂書之以壯其行。蓋當時試士公嚴。令在必行。士亦不以此諱避。遂赴其役。而士風淳樸。可以想見矣。

杜詩瑩金錯刀。註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詔賜應奉金錯刀。又漢食貨志。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大抵古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如對雪詩云。金錯囊徒罄。乃是錢刀。而以金錯也。虎牙行云。金錯旌竿。滿雪霜。謂以金而錯鏤旌竿也。

土之生物。其數五。故凡草木之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西乃金之生數。故桂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若雪花六出。朱文公謂地六成水之義是已。然薔薇亦六出。

四皓有羽翼功。後惠帝爲之製文立碑。此上世賜葬人臣恤典之始。見于任昉文章緣起。他書未嘗載。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吳。名實。字子景。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

九族。孔安國以爲高祖至元孫之親。杜預以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爲九。詩類弁。序言不親九族。而詩有甥舅。角弓。序言不親九族。而詩及婚姻。固當以杜說爲是。按周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說者爲父也。子也。孫也。三者爲之。屬之正名。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說者謂自己而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則由一而三。由三而九。皆謂同姓之親耳。三詩之序。推親親而廣之耳。夏氏書解。則曰。高祖非己所得。

而逮事元孫非己所及見。惟引夏侯歐陽等。以爲父族四者。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己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己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者。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者。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

正統己巳八月十五北狩。十七報至京。十八景帝以太后命監國。至二十八日。令旨諭鎮守居庸關內臣潘成。都指揮孫斌等。諭云。鎮守大同等官。報虜圍擁一人。到彼城下。稱是至尊。多出朝見。反與銀兩段匹賞衆等。因此等無謀無知之人。聽其詐誘。已令人去責他。不許再蹈前失。諭至。爾等只依前諭。不可如彼輕信。中國惟知社稷爲重。爾守將等。只知爲國守關爲重。今後若有此等。不分真僞。決不可聽虜誘誑。慎之慎之。故諭上鈴廊王之寶。此時監國纔十餘日。而有只依前諭之語。則所遣示意非一次矣。又云。不許再蹈前失。且云。不分真僞。明示英宗臨邊。令拒絕之矣。可見後遣使講和迎鑾。皆非所欲也。陳止齋論漢高封國。是初時急于撫定。使延歲年。意必別有區處。如藝祖開基。事多未究。謂自古功業多遺恨。惟周公無虧欠。孔孟監二代。兼三王之論。王通說經志大備是已。周禮載師所征税。或二十而一。或十而五。自漢宋諸儒。因疑周不純用徹法。是又失之不考。蓋閭師。縣師。載師。皆征賦稅。載師。乃征公卿大夫子弟諸食采之地。其收之民。皆十一也。而自租歸公土。則有差等。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若有他受田之民。什一之稅。鄉則征于閭師。遂則征于縣師。顯然三局。益見法制周詳。無可擬議也。春秋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托史見義。以五霸爲據。按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以表見其所書。

因五霸之興衰。究觀王道之缺。則戰國之事起。周亡而秦漢出矣。此止齋所謂看左氏傳在貫穿五霸之變。五霸功罪未分。則東遷之不競。與歷年多處。未見著落也。

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隱桓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散而莫主。莊僖時。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時。楚莊強盛。夷狄主盟。成公時。晉悼公出。楚自退去。繼而吳楚又入爭伯。定哀時。政自大夫出。至春秋末。與初時大不同。然無大殺戮。及戰國爭雄。兵戈傷殘。日甚矣。

季札聞歌小雅。而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註。衰。小也。先王。殷王也。文中子曰。季札焉知樂。小雅。周之盛也。劉氏敞曰。三子之說。皆未得其真。何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何關殷之末王乎。若聞鹿鳴魚麗。何謂之衰。又何以爲季札乎。蓋昔者周德既衰。樂章錯亂。太師非其人。不知小雅自有正雅。大雅自有變雅。而遂誤以凡變雅者爲小雅。凡正雅者爲大雅。而季札所聞。適季札南山之類。故有周德衰之歎耳。後至仲尼自衛反魯。乃始分雅頌。各得其所。則前此不得其所矣。故季札所聞。皆厲宣幽王之詩。而當時太師。目之爲小雅者也。此其所以稱怨而不言。不亦宜乎。

詩魚麗之後。亡其三。南陔。白華。華黍也。南山有臺。南有嘉魚之後。亡其三。由庚。崇丘。由儀也。六篇同在一處。不應中間南山有臺。南有嘉魚二詩。獨能存也。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筮入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閒歌魚麗。筮由庚。歌南有嘉魚。筮崇丘。歌南山有臺。筮由儀。此六詩。皆主于笙奏之。商份曰。所謂亡其辭者。今論語亡字。皆讀爲無字。謂此六詩。于笙奏之。雖有其聲。舉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爾。此歌與笙之異也。古者有堂下堂上之樂。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簫以閒堂下樂也。謂之笙簫。乃閒歌之聲。皆有義而無其辭。束皙徵之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

唐制宰相不得獨對。姚崇與張說不協。崇曳踵爲有疾狀。上召問之。因得留語是也。宋宰職曰。同進呈公事。遇有所密啓。必先語閣門使。奏知進呈。罷乃獨留。謂之留身。

熙甯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紹聖二年始立宏辭科。除詔、誥、制、勅。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序、記、誡、論。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惟進士得預。而專用本朝及時事爲題。每取不得過五人。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詔。內二篇。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過三人。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一科。遂增爲十二體。曰誥。曰詔。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許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試爲博學宏詞科。所取亦不過五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此宋之宏詞科式也。

嘉靖閒。禮侍顧鼎臣。霍韜。以孟冬時享。被命捧主。會二臣俱有期功之喪。例當引避。上言。據古諸侯絕。大夫降之文。謂今之公卿。卽古之諸侯。臨祭不當引避。禮書夏言折之曰。古封建諸侯。世有其國。伯叔兄弟。皆其臣也。故期服可絕。不知今之所謂公卿。可以君道自處。而臣其伯叔兄弟也。則期功無絕降之說矣。詔令迴避。凡今之仕者。三年之喪。必解官守制。若期功。則第銜哀于私室。而服官如故。是絕降之

義也。祭爲吉禮。既奉君命。以私情奏明。是謂得之。若謂君道自處。臣其伯叔兄弟。而謂之絕。則大夫又何爲之降乎。

五代之閒。吳蜀荆閩。日驅其民於鋒鏑。吳越獨安靜百年。以歸於宋。三世四王。靡聞失德。方是時。天下皆糜爛於戰爭。惟兩浙不知。不可謂無大功于民。而歐陽公於十國獨譏吳越之虐。予因念野史載其風俗侈靡。國富有餘。卽入朝時所貢獻。及遣朝諸臣金帛珍寶。不啻數百萬計。則其橫征剝民。亦大略可知。

世多傳李太白在當塗采石醉後泛舟于江。見月影而俯取之。遂至溺死。然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枕上。以授俾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志。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皆妄。如謂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亦誕也。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歐陽文忠公撰紀表志。宋景文公撰列傳。當時以宋所撰過文。且一書出兩手。命文忠看詳。改歸一體。文忠曰。人所見不同。且宋公前輩。遂已故事。修書惟官高者一人書職名。時景文守鄭州。在文忠下文。文忠曰。宋公用力久且深。何可掩哉。遂于所撰各書之。古之君子。存心至公。無欲上人如此。

浙江杭州府仁和縣學。有宋石刻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李龍眠公麟所畫也。宋高宗製贊并書。後附以尙書左僕射同平章門下事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職教弟子。皆無邪雜背于道者。今縉紳

之習。或未純于儒行。顧馳聘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黃文獻嘗畫圖贊後。謂檜作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日。其罔土誣民。至死而不已也。明初吳文恪公訥爲御史。巡按浙江。得觀石刻。見檜之說。尙與圖贊並存。不勝憤恨。立命磨去其文。又備讖其後。使後覽者得所考云。仁和學宋高宗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卽岳武穆第作太學者也。

上已當作十干之己。蓋古用日。例以用干。如上辛。上戊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句無已矣。故王季夷詞云。曲水湔裙三月三。

歐陽讀聖俞詩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澗。又曰。初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東坡讀孟東野詩曰。水清石鑿鑿。湍急不受篙。又曰。又如煮蠶。竟日嚼空齧。其以水石相喻。一種峻削清峭之致。似矣。若橄欖真味。梅窮當爲首肯。蠶繭空齧。貧孟豈能心折。然兩文忠之品評。均自有真解。

考妣之稱。今人以父母沒後當之。此本爾雅。父曰考。母曰妣。然經文多以妣對祖言。詩似續妣祖。烝畀祖妣。易遇其祖。遇其妣。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似古者祖母以上俱得謂之妣。

東漢人士。最上如荀朗陵。陳太邱等。人倫師表。天未竟其用。復顯其子孫。如荀文若。陳元方。長文兄弟。使門望有以發其潛德。次則若蔡中郎。無後。郭有道。龐德公。司馬德操輩。隱而不出。或顯其獎許之後。進以不泯其識鑑。若王仲宣。顧元嘆之子。蔡中郎。聶季寶等之子。郭有道。龐士元。諸葛君之子。龐德公。司馬德操輩。最可悲者。若張子布在吳。許文休在蜀。故人貴顯。移書慰問。以重其聲價。若孟德之子。子布。

王朗之于文休使其國中後起者功名日盛如公瑾孝直輩總不敢少有無禮于子布文休此三代下不可多得之風氣讀後漢書須尙友處

楊龜山渡江以來周旋延陵句吳間鄒忠公李忠定公皆與有故先生遂寓居於此講性善之學無錫喻工部玉泉先生受業尤文簡遂初李肅簡小山蔣文忠實齋遮相師承程氏之學大振程子所謂吾道南矣至此果然

阮籍詠懷云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謂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其人不必求其誰何不知詩意謂是遊俠近侍之流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籍詩正出此詩家聯句漁隱叢話引雪浪齋日記謂始韓退之因謂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則已有先退之而爲者然亦有先陶謝而爲之如漢柏梁臺亦豈非聯句

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霰積雪也或謂之米雪其粒若米若稷然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札雷者陰陽相擊其相因者動極則陽形也是猶鑽木夏竹皆可以得火胡明仲曰陰陽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電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

洪範傳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終雷出則萬物出雷入則萬物入故雷安萬物安雷害萬物害又五行占入地則孕毓根莖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

伏宜盛陽之德。

餘菴雜錄卷中

月令孟春蟄蟲始振而非二月仲春始雨水而非正月仲夏小暑至而非六月孟秋白露降而非八月與劉歆三統歷不同鄭氏釋月令謂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以正月中爲啓蟄然則劉歆以驚蟄爲二月節蓋謂蟄蟲始啓二月大驚故移驚蟄於二月蓋月令或原其始或要其終其實紀時而已非如歷之詳也其他與歷異者皆然

禹貢敘治水之次冀爲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於五行爲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以兗青徐木生一火火南方也故次以荆揚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于梁雍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所謂彝倫攸敘者此也

焦弱侯先生言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變也陽非陰所能盡剝故曰碩果不食

孔子生卒年月傳記所載不同公羊氏書魯襄公二十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書年與日同于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是差一月史記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則差一歲左傳記魯哀公十六年爲壬戌歲四月己丑孔子卒史記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按魯襄公二十一年爲己酉二十二年爲庚戌若非庚戌則二十一年己酉當是七十四歲此索隱亦疑壽數之不明也又

按是歲己酉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作庚戌推命仍是己酉紀年故劉庶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而黃震于闕里譜系家語圖皆謂十月庚子生朱子刊正世家年仍史記月日用公羊索隱年信公羊而謂史記云二十二年蓋誤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也故宗二傳者外紀日抄譜系家語圖也爲生子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宗世家者祖庭記路史也爲生于庚戌十月二十七日衆說參差不合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立爲會通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歷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爲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爲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既是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矣公羊書爲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爲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則於年以節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宋濂之辨謂公羊穀梁其時去孔子爲近其傳經之家言必有所據孔子所生年當從公穀爲的然以春秋長歷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二十一日特交十一月節孔子所生月正當從穀梁氏也至孔子之卒當從左氏其載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與史記相同諸儒遵之不違也但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相近故誤書所謂乙丑則四月十一日爲的謂十六年爲辛酉己丑日爲戊戌者非也自壬戌歲上邇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亦非也若洪興祖爲周家改月十月庚子卽夏正之八月今闕里年表記孔子生日爲今八月

二十七日。故孔子卒于四月。亦謂爲二月。因以孔子志在春秋。死生以之。二仲上丁。適與月會。而宋濂則辨曰。殷嘗建丑矣。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其前後之例如此。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時。爲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于前歲之終耳。月固不改。斷斷言之。然上丁之祀。千百世下。皆於二八月。尊聖者持論不已。附記之。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我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寫畢讀之。甚喜。後數日而廉州命至。如此卜兆。神動天隨。真有道之象。

兌。非北方之正水。少陰之氣。不能敵南方之正火。兌之陰。畫下有二陽爻。而離火從下噴之。此火能革澤水也。故有溫泉而無寒火。

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卽此意也。無見則自然靜止。外物不得入。而與身爲媾。此其攝不動。而人我不能交涉。乃止之止。非不止之止也。學者主靜之功。必從有所止而入。聖人以無所止爲止。上九敦艮厚終。乃聖學之全也。陽明謂惡動之心。非靜也。求靜之心。卽動也。休心息見。智故不作。不爲動動。不爲靜靜。其惟上九乎。

或謂自乾而姤。一陰始生。乾上九之陽。擯於卦外。反之始也。歷二陰。遯三陰。否四陰。觀五陰。剝六陰。坤。此一陽皆運運而未至。至復而始見。則歷七卦矣。以卦配月。自建午至建子。爲七月。所以言日者。古人呼月爲日。幽風一之日。二之日是也。陰陽平分。其數各六。升降往來。至七而還也。然以卦配月。終屬牽強。

固不若朱子主七爻之說也。

詩君子偕老。惟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絕無淫亂。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譏刺之意盡見。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姜不見答。但中間有大夫夙退語。猗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中間下一二冷語。而首尾不露其意。

王道盛。則諸侯不得擅相并。詩存邶鄘之名于衛。不與衛之滅國也。程子曰。衛首併邶鄘之地。故爲變風之首。

邠居風雅之中。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于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邶。反之于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由周公也。故補傳曰。孔子處邶于變風之末。實尊之也。尊之者何。變而克正也。

近代藏書之富。南浙多有。然均不及西亭王孫睦。即授經圖一書。崇文總目列之。書不傳。獨西亭購得之。或云。西亭好古。因章如愚考索圖。增定圖首授經世系。次諸儒傳。及經部著述。

朱子以爲古人作易。其巧不可言。九八七六。原來只是十數。太陽居一。除本身是九。少陰居二。除本身是八。少陽居三。除本身是七。太陰居四。除本身是六。其說最爲直截。

偶見元戴表元剡源集。戴以文名。淳祐大德間。與柳貫齊名。然文勝柳貫。元人集中佳本也。寒食上墓。禮經無文。漢成帝時。班伯爲定襄太守。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

宗族各以親疏加恩。光武初，詔諸侯出征，有經鄉里者，命有司給少牢拜掃。此朝命特典也。若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許商家大夫博士，卽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者車數百兩，儒林榮之。是在王莽時後。曹孟德過喬元墓，爲文致祭。此則誼展於師友，然皆非寒食也。其勅士庶寒食掃墓，自開元始。然觀王羲之有誓墓文，則可見墓祭古原不廢。但有時則告不拘其時，後世則相沿於寒食，而春秋霜露之感，併及于十月之朔，亦情所不能已也。

靖節以義熙元年秋爲彭澤令，冬遂致綬去。後十六年，晉禪宋，又六年卒。晉史名潛，字元亮。南史名潛，字淵明，皆非也。按先生義熙中作孟嘉傳，又祭程氏妹文，俱稱淵明。元嘉中對檀道濟，乃稱潛，是與年譜載在晉名淵明，在宋改名潛，其字元亮，未嘗易者，爲相合。海陸碎事謂淵明一字泉明，李白詩多用之，不知稱淵明爲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猶楊淵之稱楊泉，非一字泉明也。

尙書禹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說者謂禹治水，州用三萬人，非也。彭城劉氏敞曰：師猶長爾。一州十二師，以商周之制推之，則連率卒正之類也。以五長稽之，則五國有長，而十長有師也。長所以長也，師所以師也。十長之師，凡五十國。一州十二師，則六百國也。州六百國，計十二州，則七千二百國也。十二州之薄于四海，又有五長，是以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也。

六十甲子納音之說，術家多不曉。原其所以得名，皆從五音所生。蓋甲子爲首，而五音始于宮，宮土生金。

故甲子爲金。而乙丑以陰從陽。商金生水。故丙子爲水。而丁丑從之。角木生火。故戊子爲火。微火生土。故庚子爲土。羽水生木。故壬子爲木。而已丑、辛丑、癸丑各從之。至于甲寅。則納音起于商。商金生水。甲寅故寅爲水。角木生火。故丙寅爲火。微火生土。故戊寅爲土。羽水生木。故庚寅爲木。宮土生金。故壬寅爲金。而五卯各從之。至甲辰。則納音起于角。角木生火。故甲辰爲火。微火生土。故丙辰爲土。羽水生木。故戊辰爲木。宮土生金。故庚辰爲金。商金生水。故壬辰爲水。而五巳從之。宮商角既然。惟微羽不得居首。於是甲午復如甲子。甲申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從之。

五行運化。如甲己化真土之類。義無可推。蓋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己之年丙作首。謂丙寅月建也。丙屬火。火生土。故甲己化土。乙庚之歲戊爲頭。謂戊寅月建也。戊屬土。土生金。故乙庚化金。丙辛寄向庚寅去。庚屬金。生水。故丙辛化水。丁壬位順行流。壬屬水。水生木。故丁壬化木。戊癸俱向甲寅。甲屬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火。又素問論天數中於五。戊居之地數中於六。己居之。戊己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己化土。而居于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癸次之。其說尤明快。

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蓋古人制國用。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而致其用。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而已矣。徒紛紛較其贏餘。以爲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嘗攷三代之政。未嘗有轉輸漕輓之事。又春秋列國諸侯。會同征伐。無歲無之。然其兵食費用。皆取給于所過之國。亦未始有餽餉之役。凡以農功修而粟帛衆。雖門關郊里野鄙之間。皆有委積。故能隨用取足也。周禮小宰。會同軍旅。令百言府。共其財用。而春秋齊師。還自召陵。申侯請道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屢事也。至秦欲攻匈奴。始使天下之民。飛輓芻粟。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斛。漕運之盛。蓋興於此。

東坡初欲爲富韓公神道碑。久之未有意思。一日晝寢。夢偉丈夫。稱是寇萊公來訪。共語久之。既卽下筆。首敘景德澶淵之功。以及慶歷議和。頃刻而就。以示張文潛。文潛曰。有一字未甚安。請言之。蓋碑之末。曰。公之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己聽公。然一趙濟能搖之。竊謂能不若敢也。蘇公大以爲然。卽更定焉。蘇公論文。嘗以意爲要。善讀書者。誠知一篇有一篇之意。一字有一字之意也。謂可與論文矣。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曾點所言。非知爾之事也。對非所問矣。而夫子反謂吾與點也。點之意。以爲上苟知也。固當以此知之也。此乃所謂事無事。爲無爲矣。是易之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巢許知于堯舜。故能全其讓。夷齊知于武王。故能全其隱。四皓知于漢高。故能全其處。然則不事其事。乃所以事也。不爲其爲者。乃所以爲也。此全德之所能。非曾點可及。曾點進取者也。夷考其行而不掩。是以孟子謂之狂。理學之家。相與詠嘆而推明之。殆有合于此與。

大戴禮禮儀三百可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李微之謂輕重倒置。愚謂威儀豈是易事。凡灑掃應對進退。

容貌、辭氣、顏色、皆威儀之事。聖賢一生工夫。臨終猶慮其不能盡者。此也。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蓋經禮當由曲禮而入。曲禮卽威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參寥如洛遊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槁。生芝二十餘本。寥謂圃人。盍潤澤之。使長茂。圃人曰。生來雲物。不假人力。寥嘆曰。真溫公之役也。

餘菴雜錄卷下

張景陽詩。黑蜺躍重淵。商羊舞野庭。蜺蛇也。潛泉而居。將雨則躍。商羊一足之鳥。天將雨。商羊鼓舞。

毅宗卽位。首誅魏忠賢。客氏。崔呈秀等朝疏。請臚列媚黨諸姦狀。上是其議。一日發紅本二黃袱。召閣臣韓爌。冢宰王永光。司寇喬允升。總憲曹子汴。面諭曰。朕留心于此半年矣。卿等分別罪狀。爌等摘紅本中情罪最明著以聞。上分別贊導稱頌建祠諸款。御題曰逆案。案成。上復出紅本四十餘。諭閣臣曰。此紅本亦多稱頌語。不可不處。閣臣議冠帶閒住。上曰。此等可復與冠帶耶。御筆塗去冠帶二字。後周宜興延儒欲爲一二營復冠帶。而舉朝合爭。究不能得者。亦以按經御定故也。

成祖旣都北京。令山東。河南。江北諸郡衛所各軍。春秋兩班。赴京部科點驗。發京營一體操練。以習軍士之勞。省徵調之煩。壯京師之衛。備邊陲之防。法誠至善也。其後分發近邊築工。折其半納班價。又動戚有墳土。乞恩請班軍以數千計。皆折價入橐。領班官歲斂軍士金錢。募人應點。遂不赴京。而祖制盡失。京營之設。尤以寓居重之勢。乃積弊相沿。久不見兵革。卽閒或發兵勦賊。皆沿路無籍游棍代頂。若本軍未嘗出京一步也。將領利扣其糧糈。游棍利恣其擾搶。飾敗爲功。及歸營。則本軍依舊充伍。代頂者復沿路散亡。雖崇禎之季。屢諭精練。另立戰營戎政。吳姓極意振飾。而積弊之勢。不可爲也。

嘉靖六年正月。閣臣楊一清以所擬元宵詩呈覽。內有愛看冰輪清似鏡句。上以類中秋詩。改云愛看金

運明似月。一清疏謝。以爲曲盡情景。不問知爲元宵作矣。至資超悟。殆非臣下可及也。

宣宗作豳蘭操。諸大臣序曰。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國中。見蘭之茂。與衆草爲伍。自傷不逢時。而托爲此操。朕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亦擬作其詞曰。蘭生幽谷兮。晞晞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又作招隱詩。以示諸臣曰。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招隱者。與之俱遜。朕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其求賢之切如此。

內閣自永樂至天啓末年。二百三十餘年。閣員共八十餘人。崇禎臨御十七年。更置五十餘人。豈才不及古。而國事多艱。亦以徵世變矣。

文淵閣在午門之東。初僅五間。崇禎時。閣員獨多。改七間。爲輔臣分票之所。中一間。上供孔聖畫像。傳是宣宗時所賜出也。近窗東西列兩凳。諸輔臣進揖孔聖。以次對坐。中置長桌。凡分本及分票。九首輔與諸輔。參酌于此坐。翰林院官皆在堂內揖。不坐。故稱閣中堂。老先生云。會極門之南廊廡一間。坐東向西。額曰東閣。經筵日講退。講官至此揖光祿。奉茶而別。其餘各官。在外則朝房見。進朝則或班房見。此惟部院堂上官有機務相商者則然。邊烽警急。則內閣晚輪一人宿朝房。以不時發本票擬也。崇禎年。又于午門外西廊房修理一處。遇冬寒則輪宿于此。以去內朝更近。發票擬更速也。

洪武二十一年。賜信國公湯和夫人胡氏黃金二百兩。白金千兩。鈔五百錠。綵段三十表裏。仍賜勅曰。婦之道。專內政而無妒。勤勞起家。夫婦同心。若此古有之。今之人少見。惟朕臣湯和與爾夫人同朕鄉里。

當天下大亂之時。人各挈家避難。皈依豪雄。所在如之。獨爾信國夫人。秉內政以助和啓家。信國立勳。業于大廷。今也功名遂。攜長幼而歸。夫婦黑髮而來。今歸故鄉。皆蒼顏皓首。夫人淑德命婦。如之鮮矣。特賜助和之功。啓家之勞。如數。夫人領之。

洪武十七年甲子。始頒行科舉成式。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每科定以爲例。乃癸未榜。天順亦無癸未榜。蓋永樂初卽位。天順南省火災。皆以明年甲申會試。故自正德以前一百六十年。未嘗有癸未科進士。惟嘉靖二年癸未。萬歷十一年癸未。兩次。至崇禎十六年癸未。改試于秋。而甲申罹變。其癸未一榜。多不及仕宦。

洪武丁丑會試。命翰林學士劉三吾。吉府紀善白信蹈。爲考試官。取宋琮等五十一人。廷試。賜闕縣陳鄭爲首。吉安尹昌隆。會稽劉諤次之。時大江以北。無登第者。下第諸生上疏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上怒。命儒臣張信等。再閱落卷。或言劉曰。囑信等以陋卷進呈。上益怒。親賜策問。擢韓克忠。王恕。崔勝。六十一人。皆山東。山西。北平。河南。陝西。四川士也。考官張信等。俱磔殺之。至吾以老戍。鄭等伏法削籍。後但有克忠榜。而鄭榜不可考矣。

洪武開科詔。五經皆主古註疏。及易兼程朱。書。蔡詩。朱。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張治。禮記。陳。後乃盡棄註疏。不知在何時。或云始於頒行五經大全。亦未有確考。

景泰間。陳循。王文在閣。其子鄉試不第。訐論試官。奉旨特賜循子瑛。文子倫舉人。正德閣臣焦芳。以子黃

中不得狀元。降調翰林諸執事官。嘉靖閣臣翟鑾子汝儉。汝孝同科。連中鄉會。然不旋踵而遭褫革。如楊慎以廷和子殿試第一。慎博學高明。無愧科名。而當時猶稱爲面皮狀元。後以議禮直諫謫戍。雖才名爲士林所重。而未嘗得一日立朝。至張江陵二子懋敬。懋修。乃出神宗優異師傅之意。特取鼎甲。亦終不享。蓋朝廷公典稍徇以私。必爲造物所忌也。崇禎翰林徐九一。汧。丁丑會試。序應分房。謂友人曰。松江夏彝仲允彝。久困公車。吾入闈。必物色之。夏君文章經濟。吾自爲朝廷得人。相信于心。非有私也。夏聞之。悚然。謂天下事。無不可人爲。惟此糊名易書。得失無定。全屬天意。若涉以人。則違天矣。違天不祥。斷斷不敢。及臨期。徐丁艱不入闈。而夏于是科獲雋。時以歎徐公之好賢。夏公之持正不苟云。

自長卿等就騷中分出侈麗之一體。以爲辭賦。至于子雲。此體遂盛。不因乎情。不止于理。而惟事于辭。雖因宮室畋獵等事。以起興。然務矜夸。而非詠歌。興之義變矣。雖取天地百神等物。以爲此。然涉奇怪。而非博雅。比之義變矣。雖陳古昔帝王之迹。以含諷。然近諛佞。而非柔婉。風之義變矣。雖稱功德等美。以傲雅頌。然多文飾。而非正大。雅頌之義變矣。但風。比。興。雅。頌之義。雖變。而其義非混。至于六朝三國。以降。辭益侈麗。六義變盡。而情失。六義盡混。而理失矣。

馬端臨曰。按傳言。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尙書十三卷。注言元宗詔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也。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未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皆未傅也。

字、彗、長、三星。其占略同。其形小異。字、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字、彗也。彗、光芒長。參如塔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字、彗、星。多爲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爲兵革。

漢文短喪。詔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應註、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織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此以日易月也。師古謂紅與功同。以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爲是此喪制。文帝自率己意行之。非有取于周禮。以日易月也。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非七月也。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葬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卽吉耳。是以學者向循文帝以日代月之說。皆非也。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費十筭。迺得官。十筭、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爲吏。廉士無費。又不得官。漢景詔減費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學盛於宋之南渡後。于時有金華之學。有永嘉之學。有台州之學。有明州之學。皆不苟異同。各相授受。金華倡于呂祖謙。而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之徒。則相沿於黃幹氏之傳。永嘉倡于王開祖。而周行己、許景衡、劉安節、薛季宣之屬。則得于伊洛程氏之傳。台州學者如林、吳、杜、郭。皆祖考亭朱氏。而趙師雍兄弟。則往來于象山。而陸氏之學。亦行于台。明州學者如楊、袁、沈、舒。皆祖象山。而余端臣、黃震。則取法于

考亭而朱子之學亦行于明。雖有正宗羽翼之不同。要皆發明聖賢之道。

王荊公有黃昏風雨滿園林。籬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荊公聞之。引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爲据。予按訪落詩。訪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倣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訪予落止爲注。然則楚詞之意。乃謂插菊之始英者爾。東坡戲章質夫寄酒不至詩云。漫遶東籬嗅落英。其義亦然。

宣和閒。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爲閹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漫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己。因縱之。見梁谿漫志。

昔杜子美詩有得意者。宗武年十二。恆于暗中誦之。言紙有金字。光明射日。孫綽爲著作郎。每自暗中見筆端吐光若火。近見朝士暗中脫衣。或用首拂。皆有光灼燦。一室俱明。始知富貴之士。尙然光彩橫發。而况文章不朽盛業乎。字筆有光。固其宜也。

李壽問于母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曰。我聞之聖人重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過閨闈之中。欲出則有帷車之載。是無事於足者也。聖人如此防閑。而後世猶有桑中之行。臨邛之奔。范睢曰。裹足不入秦。用女喻也。瑣記。

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于市。果止於梨。栗。

棗、柿、殺、止、肺、醃、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卽、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悞、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閒、一、日、今、人、查、少、思、此、事、惜、福、養、財、不、細、劉、忠、宣、公、大、夏、自、戶、部、侍、郎、子、告、歸、搆、草、堂、于、先、壘、之、次、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爲、人、通、私、書、請、託、藩、臬、守、令、往、造、者、不、謁、謝、薄、田、僅、足、供、衣、食、里、鄰、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公、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况、官、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之、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

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有陳大參良謀者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故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轎吾安敢違耶

尙書韓公邦問與陽明王先生父海日翁同輩先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貂蟬朝服乘馬而趨俄從人報韓尙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行先生俟其過乃上馬當是韓公偃然以前輩自居先生傲然不以伯爵自重

甘泉湛先生九十餘過吉州遊青原山東廓鄒先生率同志友數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

猶殷殷訪友如此。卽此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但應憲之，更不容出一語。煩聒先生也。晨夕定省，食而執醬執醢，一遵古養老禮。時先生年近七十矣。蓋以湛先生爲師，王文成莫逆友。故事之謹如此。

鄞洞文張翁，是尙書文定公邦奇父。公爲學憲時，廳事僅二椽，旁一椽，故是叔所居。叔有宿逋求售，公倍價得之，告于翁。翁問價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泔然淚下，公訝問故。嘆曰：吾想異日更剝，撤彼舊居，其夫婦何以爲情。公爲惻然，欲收券還之。翁曰：母計其銀以償人矣，可若何。公言當併其價不取，翁始怡然。魏鶴山云：某常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手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藁、范文憲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爲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己用世規模。須在推誠布公，集謀廣益，不惟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逮乎數世。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第薦士非難，若識鑑未至，徒以偏駁固滯之見，稱量摸索，不爲荆公者幾希。荆公嘗曰：當今可望者，惟惠卿。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爲流俗所毀耳。倘翹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盡如荆公之選掄，則是豺虎之藪也，流毒可勝道哉。

嘗聞劉文靖請邱瓊山有散錢而少貫索。瓊山還謂曰：公有貫索而卻欠散錢，雖然，世傳綜者，特此休休心，爲貫索更妙也。韓魏公爲相時，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公文章不逮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爲相，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于是。卽此一語，永叔之文章可爲魏公一齊穿紐矣。我朝最稱該博。

者莫如瓊山乃媚嫉白沙而陰擠三原雖博亦奚以爲文靖請其無貫索不虛也

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于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爲武帝言者也騫

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大宛張騫各自爲傳矣

史張蒼傳敘至蒼遷御史大夫忽入周昌周昌後又入趙堯趙堯抵罪又入任敖任敖後仍入張蒼事核

而文奇四人皆相繼而爲御史大夫者也王文恪拈出可爲後學讀書之鏡

漢興封侯雖自公孫宏始然更春乃得封故平當以冬月爲相止賜關內侯也關內侯大率三百戶又按

董賢傳賜爵關內侯食邑豈非亦有封而不食邑者乎至光武時三公封侯無更春之例侯霸傳曰漢

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爲列侯東漢之末三公不復封侯惟靈帝卽位太傅陳蕃封高陽鄉侯食邑三百

戶蕃不受封

按貨殖傳則今之徐州沛縣及陳州等西楚也自徐州以東至海州揚州是東楚也江南河南兩浙是南

楚也